

中国古典戏剧白话读本

桃花扇

典藏

孔尚任 著

郭巍 改编

点点碧血洒白扇

空留桃花香



● 语言清新

● 文笔流畅

● 彩图精美



中国书籍出版社
China Book Press

桃花扇

【清】孔尚任著 郭巍改编



中国书籍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桃花扇 / (清)孔尚任著 ; 郭巍改编 .-- 北京 :
中国书籍出版社, 2012.8

ISBN 978-7-5068-3056-0

I . ①桃… II . ①孔…②郭… III . ①传奇剧 (戏曲) —
中国—清代—缩写 IV . ① I237.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2) 第 201333 号

桃花扇

策划编辑 / 武 斌

责任编辑 / 杨铠瑞

特约编辑 / 李明才

责任印制 / 孙马飞 张智勇

出版发行 / 中国书籍出版社

地 址 / 北京市丰台区三路居路 97 号 (邮编: 100073)

电 话 / (010) 52257143 (总编室) (010) 52257153 (发行部)

电子邮箱 / chinabp@vip.sina.com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 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 / 12

字 数 / 136 千字

版 次 / 2012 年 11 月第 1 版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68-3056-0

定 价 / 23.8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引子·····	1
第一章 听说书·····	2
第二章 学唱曲·····	7
第三章 惩治奸臣·····	11
第四章 打探口风·····	15
第五章 访暖翠楼·····	20
第六章 洞房花烛·····	27
第七章 李香君拒收妆奁·····	32
第八章 端午聚会·····	37
第九章 左良玉安抚军心·····	42
第十章 侯方域代父写信·····	45
第十一章 柳敬亭劝谏左良玉·····	49
第十二章 侯方域遭陷害·····	55
第十三章 哭圣主·····	60
第十四章 拒见奸人·····	65
第十五章 迎接圣驾·····	70
第十六章 设立朝廷·····	74
第十七章 拒绝说媒·····	78
第十八章 争夺座次·····	85





第十九章 四镇会战	90
第二十章 转移驻地	94
第二十一章 闲话	98
第二十二章 献媚	103
第二十三章 苦守媚香楼	108
第二十四章 寄送桃花扇	113
第二十五章 香君痛骂奸贼	117
第二十六章 弘光皇帝选角色	123
第二十七章 许定国火拼高杰	127
第二十八章 有缘千里来相会	130
第二十九章 巧遇画师	135
第三十章 天降不测	140
第三十一章 采菊东篱下	144
第三十二章 苏老唱曲	148
第三十三章 武昌鼙鼓响	153
第三十四章 狱中相会	157
第三十五章 出帅未捷身先死	160
第三十六章 出逃	163
第三十七章 皇帝末路	167
第三十八章 英雄梦葬江底	171
第三十九章 栖霞山	175
第四十章 大彻大悟	178
第四十一章 余韵	182





引子

老汉原是南京太平寺一个老赞礼，地位不高，俸禄不多，值得庆幸的是无祸无灾，活了九十七岁。

今年是康熙二十三年，天下太平，百姓和乐，天降祥瑞：河出图，洛出书，（相传黄帝在位时，政治比较清明。有一天从黄河里浮出一张图，从洛水中冒出一本书，上面呈现出上天对他功绩的表彰，不久，一条龙从天而降，把他接走升天做神仙去了。后来用“河出图，洛出书”比喻吉祥的征兆）景星明（“景星”闪烁于天空，预示吉祥），庆云现（出现了吉祥的五彩云彩），甘露降（甘甜的露水降临），膏雨零（天空飘零着滋润作物的霖雨），凤凰集，麒麟游，蓂莢发（相传帝尧阶前所生的瑞草），芝草生（相传芝草是一种神草），海无波，黄河清。老汉我能赶上这样的好时代，也算不枉此生了。

昨天在太平园中，我偶然看到了一本新书，内容十分有趣，就迫不及待地想和大家分享一下。此书名为《桃花扇》，写的是明朝末年南京近事，书中借离合之情，写兴亡之感，书中的人物故事都有凭有据，并非作者随意捏造。因为老汉不但亲眼所见，而且曾经经历其中的一些事情。更值得庆幸的是这本书的作者把老汉也写入了书中。想我一生阅历无数，看惯了人世沧桑，但重温他们的故事，仍旧泪眼婆娑，不胜感慨。

下面就让我为大家细细道来，以满足各位的好奇心。





第一章 听说书

这是明崇祯十六年（1643）二月的一天。

南京莫愁湖畔，杨柳依依、春意盎然。

作为明朝的陪都，此时的南京依旧是一派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的气象。寓居此地的风流才子侯方域，正倚在临湖的窗边长吁短叹：那些寻欢作乐、醉生梦死之人，何曾想过国家的兴衰存亡啊！

侯方域，字朝宗，原籍河南商丘，出身于名门世家。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曾在朝廷做过大官，备受时人称赞。受其父亲影响，侯方域年少时便加入了复社——一个由继承东林传统的南北文士所组成的民间团体。

侯方域早年的诗文富丽华美，风格接近班固和宋玉；稍后又追求浩瀚之气，十分崇拜韩愈和苏轼。商丘在历史上是一个文化名城，居住在这里的侯方域得地利之便，曾时常在此呼朋唤友，饮酒作赋，尽展才华。

去年（1642），侯方域踌躇满志地来到南京参加科举考试。没料到，等待他的却是名落孙山的结果。再加上战争频仍，南北阻隔，已有很长时间没能收到家中的来信。每每想到这些，一股惆怅之情便在他的心头油然而生，久久挥之不去。

不知不觉，又到了每年的仲春时节。侯方域举目远眺，碧草连天，一望无际。可是战争还未结束，到处都是逃难的灾民，连一个可以结伴还乡的人都找不到。

“不要愁，不要愁！一切都会好起来的！”侯方域自言自语，





企图给自己一个积极的心理暗示。只是面对现实境遇，他往往身不由己。幸好，还有陈定生、吴应箕这两位复社好友，就住在相离不远的地方。他们时常互相走访，高谈阔论，抒发心中烦闷。如此一来，侯方域心中的寂寞才稍稍得以排解。

侯方域今日早起，是要和朋友前去城西的天宫道观共赏梅花。彼时，陈定生与吴应箕已在道观附近等候。

“兄弟，你知道最近有关起义军的消息吗？”陈定生问道。

“昨日听闻，起义军打败了官兵，节节胜利，快要攻入京城了”，吴应箕随即转向陈定生，悄声说：“左良玉将军把军队撤到了襄阳，现在中原已没有可以掌控局面的人。哎，此等国家大事，不宜过问，我们还是只管欣赏这春日美景吧！”

说话间，侯方域也来到了两人面前，连忙问好：“二位仁兄，果然比我来得早啊，让您们久等了！”

“没关系，我们也是刚到没多久！”吴应箕笑着说道。

“我已经派人去打扫道院了，并预备下了好酒，到时候咱们边赏梅边饮酒，岂不潇洒自在！”陈定生话音刚落，家童过来传话：“公子，今日赏花的人太多了，咱们来得迟了，还是回去吧。”

“怎么来迟了？”陈定生十分诧异。

家童道：“是这样，魏国公徐家的公子今日也在此请客赏梅，道院早已被客人占满了，我们找不到一块好地方了。”

听罢此言，侯方域在一旁提议：“既然如此，咱们何不去秦淮河边，一访佳人？想必也一定十分有趣！”

吴应箕接言：“依我看，咱们不必跑那么远。不知道侯兄是否知道柳敬亭，此人说书绝妙至极，曾被许多名士赏识。我听说他现今就住在附近，咱们何不去听他说书，以消减春日愁绪呢？”

陈定生表示赞同，可是侯方域却怒气冲冲地讲道：“不就是那个柳麻子嘛，他最近做了奸诈小人阮胡子的门客，听这样的人说书，我看还是算了吧！”





“侯兄有所不知”，吴应箕笑了笑，然后说道，“阮胡子现在是苟且偷生，但心还不死，等待时机，以便兴风作浪。我已经写了一篇文章，揭发他的罪行。很多门客认清他的真面目后，都毅然决然地离他而去，这柳麻子就是其中的一位，也是十分可敬之人呢！”

“原来如此！”侯方域吃惊道，“想不到还有柳敬亭这样的豪杰，我们的确应该去会一会他。”

于是，三个人边说边行，朝着柳敬亭的住所走去，全然不顾道观里飘出的丝竹管弦之声。让别人去热闹吧，他们自有心向神往的趣事。

不一会儿，陈定生、吴应箕、侯方域三人就来到了柳敬亭的门前。家童前去敲门，大声喊道：“柳麻子在家吗？”陈定生连忙喝止了他：“柳敬亭是江湖上的名人，你应该称他为柳相公才比较合适。”家童随即改了口，再次敲门。只见一位胡须花白、头戴青帽、一袭深蓝色长袍的老者开门相迎，此人便是说书人柳敬亭。

见是他们，柳敬亭连忙施礼：“原来是陈相公和吴相公啊，有失远迎！”并用眼光打量着侯方域，问道：“不知这位公子是何人，老夫怎么不曾相见？”

陈、吴两位因与柳敬亭早已熟识，便特意把侯方域介绍给了柳敬亭。彼此客套一番后，柳敬亭将客人带进室内，请他们入座品茶。

弄清三人的来意后，柳敬亭说道：“三位公子都是谦谦君子，应该好好读《史记》、《资治通鉴》之类的圣贤书，不该跑到我这里，听这些俚语俗谈的。既然你们肯赏光来寒舍，老夫也万不能推脱。只是怕说的话太俗套，辱没了各位雅士的耳朵。这样吧，我权且把大家常读的《论语》说上一段吧。”

“您要给我们说《论语》，我很好奇，《论语》有什么值得一说的吗？”

看着侯方域一脸疑惑不解的样子，柳敬亭不禁开怀大笑：“各位公子可以谈《论语》，难道老夫我就不能说《论语》吗？今天我偏要





装装斯文，献丑说它一回。”说罢，就走向说书的位子，敲了一下鼓板，清了清嗓子，振振有声地念道：

问余何事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杳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原来，他引用的是李白《山中问答》的诗，意思是说：有人问我为什么住在碧山上，我笑而不答，心中却闲适自乐。山上的桃花随着溪水悠悠地向远方流去，这里就像别有天地的桃花源一样，不是凡尘世界所能比拟的。这样一个精妙的开场白，使得陈、吴、侯三人啧啧称奇，兴致陡增。

接着柳敬亭拿醒木用力一拍，说道：“在座各位，今日我所要讲的不是别的，就是那《论语》里‘太师挚适齐’的内容。春秋时期，鲁国世道衰微，人心浮动，三家有权势的公侯欺负君主，擅自采用国君的礼乐。孔子听闻此事后，星夜驰骋，急忙从卫国返回鲁国。由于他的不懈努力，鲁国的礼乐又走上正途。曾为那些倒行逆施的权势们服务的乐官这才恍然大悟，悔恨交集，呜呼而散。一度热闹异常的戏场，顷刻间变得冷冷清清。你们评评，这孔圣人的手段厉害不厉害？神妙不神妙？”

柳敬亭敲了下鼓板，改念白为唱词：“自古圣人手段多，能够呼风唤雨，点石成金。见那些乱臣贼子犯上无礼，随使用个小计谋，就让他们落花流水，抱头鼠窜。走狗奴才见风使舵，见势不妙，便另投明主，反而成了高风亮节的大英雄，你说可笑不可笑？！”

柳敬亭如此这般，在醒木和鼓板的交替起落中，一会儿娓娓诉说，一会儿朗朗唱诵。本是烂熟于心的故事，竟让陈定生、吴应箕、侯方域三个听得如痴如醉，难以自拔。

大约过了一小时，柳敬亭激越的话语戛然而止，收了道具，向他们拱手施礼道：“献丑，献丑了！”



这三人都意犹未尽，一边回味着刚才的故事，一边还礼。

“您过谦了！您刚才所说之书真是妙不可言，妙不可言啊！”陈定生忍不住称赞，并接着说：“现如今，大家为应付科举考试而写的文章，大都穿凿附会，枯燥乏味。哪能像您这样畅快淋漓，兴趣盎然呢？真不愧是绝技啊！”

“敬亭才离开阮家，不肯投靠别人，所以才借此故事明志。”吴应箕补充说道。

侯方域也连忙附和：“我看敬亭人品高洁，胸襟洒脱，和我们是同路之人。说书只不过是闲暇时，拿来消遣的技艺而已。”

“过奖，过奖！”柳敬亭连忙摆手。

稍过片刻，侯方域又问道：“当时和你一起离开阮家的，还有其他熟识的朋友吗？”

“都已经四散而去了，只有苏昆生一人，尚且住在附近。”柳敬亭如是告知。

“苏昆生的大名，我也有耳闻，一定是要拜访的。到时候还希望您能一同前往，也十分期待能得到您更多的指教。”侯方域谦恭地说道。

“指教不敢当。拜见苏昆生同样是我的心愿，自然是要去的。”柳敬亭爽快地接受了邀约。

又互相寒暄了一番后，陈定生、吴应箕、侯方域三人方才恋恋不舍地离开了柳家。





第二章 学唱曲

洁白似雪的梨花在风中摇曳，如烟似纱的草色遍染秦淮河两岸。临水而建的亭台楼榭在翠柳的掩映下，显得更加迷人，惹得游人们纷纷停下脚步，翘首顾盼，渴望一睹楼上那美丽女子的容颜。

秦淮名妓李贞丽，虽然已过了豆蔻年华，但风韵犹存，颇有几分姿色。自幼在烟花巷中长大的她，谙熟人情世故，且性格豪爽而有侠气，所结交的朋友都是当世豪杰。她收养了一个义女，生得娇小温柔、国色天香。李贞丽视她为掌上明珠，宠爱有加，不仅悉心调教，还专门请了老师教她学艺。这小姑娘就像养在深闺里一样，不曾接客，亦不曾受过半点委屈。只是偶尔出来陪客人唱个小曲，卖艺不卖身。

这一天，春光明媚，李贞丽暗自揣想：杨龙友恐怕快要来了吧。于是，吩咐丫鬟洒扫庭院、整理房间，以便迎接客人。

这杨龙友原是举人出身的县令，现已辞官，赋闲在家。此人虽然没有显赫的权势，但在秦淮一带却颇具声望，不仅因为他是大官马士英的妹夫，又是阮大铖的同盟兄弟，最重要的是，他特别擅长作画，还会吟诗作赋，确实有几分真才实学，再加上他喜欢结交清流名士，便为自己赢得了个好名声。他与李贞丽是旧相好，两人情投意合，都视彼此为知己。见当日天气暖风和煦，杨龙友就在心中盘算：何不去秦淮河边找寻贞丽，叙叙闲话，以打发这散漫的时光？

既有此意，杨龙友便出门前往李贞丽的住所。没多大工夫，就身在歌妓们聚居的旧院之前了，他径直走进去，唤道：“贞娘在哪里





呢？”恰巧一抬头，就看到李贞丽挑起门帘出来迎接，便对她说道：

“这里满园春色，真是好景致啊！”李贞丽顺着他所指的地方望去，果然是一派生机勃勃的气象：梅花初谢，落英缤纷；柳条新绿，纤柔轻舞。

“您说的极是，这春色确实惹人喜爱。”李贞丽应声道，“还是请到楼上坐吧，一切所需我都准备好了。咱们边喝茶边赏诗，也算是不辜负这大好的时光了。”

说罢，杨龙友便在李贞丽的引导下，走向二楼。登楼时，他隔着帘纹无意中瞥见架上的鸟，花影遮着盆子里的鱼，杨龙友心中连连称妙，陶醉于这如真似幻的意境中。迟疑片刻，才恍然意识到，这是贞丽的义女所住的楼阁，就问道：“你家女儿哪里去了啊，怎么没看见她人呢？”

“她早晨起床，还未梳洗完毕，尚且在卧室里。”李贞丽答道，随即转身向里间的屋子呼喊：“孩子快出来，杨老爷来了，正等着见你呢。”

那小姑娘听见是妈妈的声音，就匆匆忙忙地涂了唇彩，抹上胭脂，将长发在脑后挽成一个漂亮发髻，款款走出来见客。

这时杨龙友正在欣赏墙壁上的诗作，都是一些名流雅士所题赠的。听到小姑娘请安问好，连忙转身，赞叹道：“几天不见，真是越发标致漂亮了！看来这些诗篇所言属实，溢美之词并不过分。”小姑娘赧然一笑，更显妩媚动人。

杨龙友突然惊呼：“张天如、夏彝仲这样的大名人，都曾在这里题诗啊。我也得写上一首，附庸风雅，略表心意。”

于是，李贞丽亲自把笔墨纸砚拿来，摆放于桌前。杨龙友提起笔，沉吟良久，却迟迟不肯落笔。过了片刻，他说道：“这样吧，论诗文，我肯定比不过他们。索性拿出我的看家本领，画几束兰花，点缀这素净的墙壁。”

“这样就更妙了。”贞丽含笑应答。





杨龙友又仔细看了看墙壁，指向画有一小簇山石的地方说：“这是蓝田叔所画，我就借着他的作品，把兰花描在石头旁边，刚好做个陪衬。”

李贞丽一边看他作画一边惊叹：“哎呦，真是妙笔生花，让我这楼阁也开始弥漫幽幽兰香了。”

杨龙友谦让了一番，转身询问小姑娘的名号，以便题款相赠。不料，小姑娘年纪还轻，没有名号，就趁此机会向杨龙友讨求一个芳名。杨龙友略加思索，想到古人有这样一句诗：兰有国香，人服媚之。于是，就把“香君”二字赏赐给她，所住的阁楼顺便也有了“媚香楼”这样一个雅号。小姑娘连忙拜谢杨龙友，从此便以“香君”自居。

继而，杨龙友问道：“我看香君国色第一，无人可比，但是不知道才艺怎么样？”

“我一向比较娇惯她，学习的东西不多。前日，才请了一位老师，教她词曲。”李贞丽回答道。

“不知请的是哪一位艺人？”杨龙友进而问道。

“就叫什么苏昆生。”李贞丽说。

“哦，原来是苏昆生。他本来姓周，是河南人，曾经寄居无锡。我向来与他熟识，此人是个有名的唱曲高手。”杨龙友如此说完，又问：“不知道香君现在学的是哪几套词曲啊？学会了多少？”

“学的是《牡丹亭》、《邯郸记》、《南柯记》、《紫钗记》这四部戏。目前，才将《牡丹亭》学了一半。”李贞丽说罢，就对香君讲：“孩子，杨老爷不是外人，你快去取出曲本，把学过的东西再温习一遍。等你师父过来指点指点，就可以学新的内容了。”

香君不禁略略皱起了眉：“有客人在，怎么好意思学唱曲呢？”

“尽说些傻话。像我们这样的歌妓人家，就是靠跳舞唱歌吃饭的。你不肯学唱曲，闲着又可以干什么呢？”

香君就低头看曲本，准备开唱。忽然，听见敲门声，原来是苏昆





生来了。他头戴方巾，身穿便服，迈着大步走进来。看见杨龙友也在这里，颇感意外。两人久未相见，心中自然有些惊喜，寒暄了一番。

香君行过见师礼后，苏昆生问道：“昨天教的曲子，有没有记熟啊？趁着杨老爷在场，你把《牡丹亭》中的《惊梦》一段再唱一遍，请杨老爷指教。”

“恩，记熟了。”香君诚恳地回答道。

“指教不敢当，我也正想领教这绝代佳人的才艺。”杨龙友客气地说。

于是，香君和苏昆生相对而坐，开始唱曲。每唱到一处，若有不妥，苏昆生便当即指出，使其加以改正；若有唱得出色的地方，苏昆生也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大加褒奖。

如此唱完一遍后，杨龙友忍不住夸赞一番：“贞丽啊，你这个女儿真是聪明伶俐，招人喜爱，将来必定是个大有名气的歌妓。”并又转向苏昆生说：“昨天，我遇见了侯司徒家的公子侯方域，他正打算在南京这里物色一位合意的佳人。不知道苏先生是否听说过此人？”

“他和我是同乡，家世显赫。他本人气度不凡，久负盛名，是难得的一个贵公子。”

“此人确实不同凡响。我看他和香君挺般配的，才子佳人，天生一对。这样好的姻缘，错过了多可惜！”

李贞丽听闻此言，喜不自禁：“有这样品貌出众的公子肯上门来，自然是再好不过了，还要烦请杨老爷多多费心，促成美事。”

杨龙友点头应允。稍后，他们一行便到楼下来，饮酒赏花，别有一番滋味。



第三章 惩治奸臣

古时候，每年到了二月、八月的第一个丁日，就会分别举行春秋季节祭祀孔子的仪式。这一年，又逢仲春祭祀孔子的丁日。天还未亮，专门管理宗庙的两个坛户，就紧张地忙碌起来了。

这两人本是祖孙俩，一老一少常在一起说笑打骂，相处得十分融洽。今日，虽然一大早就要起来忙活，但他们心里却格外高兴。对于他们而言，平时在南京国子监照料庙宇、管理庙产，多多少少能得到一些好处，但是，真正有收获的日子却只在春秋两个大的祭孔典礼上。苦熬了六个月后，他们又迎来了这一盛大的节日。即便是辛苦一些，他们也丝毫不计较，反而心里乐滋滋的。一想到祭祀结束后，这么多祭品都要归他们所有，不禁喜形于色。这不，他们俩一边摆放祭品，一边插科打诨，说着玩笑话，干得十分起劲。

主管宗庙礼仪的太常寺已经把祭品送到，各色具备，无比丰厚。老坛户和小坛户连忙把桌子有序排开，然后小心翼翼地把东西往桌上摆放。

老坛户边摆放边默念：“板栗、红枣、芡实、菱角、榛子。”

小坛户也念念有词：“牛角、羊头、猪蹄、兔肉、鹿茸。”

老坛户：“鲤鱼、芹菜、芜菁、竹笋、韭黄。”

小坛户：“精盐、醇酒、檀香、绢帛、蜡烛。”

摆放完毕后，老坛户又重新盘点一遍，一样也不少。他叮嘱小坛户：“好好盯着，别让那些赞礼们偷吃，若是少了什么，我们还得担待责任，岂不是自寻晦气。”





一语未完，老赞礼已悄悄走到他们身后，刚才的话都被他听到了，张口便骂：“呸！只要你们坛户不偷，别人谁还偷啊？反倒先诬赖我们，岂有此理。”

“得罪，得罪！我说的是那些厚脸皮的轻狂人，老先生是正人君子，怎么会偷嘴呢？您千万别忘心里去。”老坛户急忙赔罪道歉。

“闲话少说，天已经亮了，祭祀的时辰也快到了，你们赶紧到各处点上火烛，做好准备。”老赞礼怒气已消减去大半，再三嘱咐他们，凡事小心，不能误了祭祀的大事。

老坛户恭恭敬敬领了命，走开去办正事了。

没过多久，一切准备妥当，礼乐奏起。南京国子监的主要负责人带着他的副手，神情肃穆地来到祭案前，分站两边。

众多儒生也纷至沓来，接踵摩肩，一时间，国子监变得热闹起来。吴应箕和杨维斗、刘伯宗、沈昆铜、沈眉生这四位社友同行，一起来参加祭祀孔圣人的典礼。他们个个衣袍整洁，面容静穆，气宇轩昂，表达着自己对先贤先圣至高无上的敬意。

身在南京的阮大铖，也来参加此次大典。他自知名声不好，便遮遮掩掩，颌首低腰，混入人群之中，并挤到了前面。

隆重的祭祀仪式即将举行，大家依次排成整齐的队列。

老赞礼走上前来，高声唱礼道：

“站队——对齐。鞠躬——叩头——起身——叩头——起身——叩头——起身——叩头——起身。”

众人按照规定的礼数，各行四拜大礼，然后垂手而立。大殿里，皇帝亲笔题写的匾额高高悬挂，孔圣人的塑像拱手端坐，仪态端详，仿佛在注视着整个盛大的场面，让人肃然起敬。

老赞礼继续高声唱礼：

“焚帛——礼毕！”

伴随着老赞礼铿锵有力的声音，祭孔大典正式结束了。人们各自走开，相互熟识的人开始往一块儿凑。顷刻间，大殿里人头攒动，重

